

短篇小说集

21
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2015年卷

小河天天

小
昌 / 著

作家出版社



中国短篇小说

小河天天

小 昌 /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小河天天 / 小昌 著. —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5. 10

(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. 2015年卷)

ISBN 978-7-5063-8398-1

I. ①小… II. ①小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②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44847号

小河天天

作 者: 小 昌

责任编辑: 李亚梓

特约编辑: 朱晓岭

装帧设计: 守义盛创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42×210

字 数: 197千

印 张: 8.25

版 次: 2015年1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8398-1

定 价: 28.00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世纪文学之星丛书
2015年卷



顾 问

王 蒙 王巨才 袁 鹰 谢永旺

编审委员会

主 任 何建明 崔道怡

副主任 高洪波 张守仁

委 员 (按姓氏笔画排序)

叶 梅 叶延滨 朱向前 何建明 吴义勤

吴秉杰 张守仁 张 陵 李敬泽 胡 平

高洪波 施战军 崔道怡 梁鸿鹰 阎晶明

雷 达

出版委员会

主 任 葛笑政

副主任 李小慧

委 员 李小慧 王 元 朱晓岭

作者简介：

小昌，原名刘俊昌，男，1982 年出生于山东冠县，管理类硕士毕业。进过工厂干过白领，后辗转各地，成了一名小地方的高校老师，就此安顿下来。现居广西北海。

2010 年开始写小说，在《十月》《上海文学》《山花》《青年文学》等杂志发表过中短篇小说，有小说被《小说选刊》《中篇小说选刊》选载，曾获 2013 年度广西文学金嗓子中篇小说奖。

总 序

袁 鹰

中国现代文学发轫于本世纪初叶，同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共命运，在内忧外患，雷电风霜，刀兵血火中写下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崭新篇章。现代文学继承了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悠长丰厚的文学遗产，顺乎 20 世纪的历史潮流和时代需要，以全新的生命，全新的内涵和全新的文体（无论是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剧本以至评论）建立起全新的文学。将近一百年来，经由几代作家挥洒心血，胼手胝足，前赴后继，披荆斩棘，以艰难的实践辛勤浇灌、耕耘、开拓、奉献，文学的万里苍穹中繁星熠熠，云蒸霞蔚，名家辈出，佳作如潮，构成前所未有的世纪辉煌，并且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。80 年代以来，以改革开放为主要标志的历史新时期，推动文学又

一次春潮汹涌，骏马奔腾。一大批中青年作家以自己色彩斑斓的新作，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画廊最后增添了浓笔重彩的画卷。当此即将告别本世纪跨入新世纪之时，回首百年，不免五味杂陈，万感交集，却也从内心涌起一阵阵欣喜和自豪。我们的文学事业在历经风雨坎坷之后，终于进入呈露无限生机、无穷希望的天地，尽管它的前途未必全是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。

绿茵茵的新苗破土而出，带着满身朝露的新人崭露头角，自然是我们希冀而且高兴的景象。然而，我们也看到，由于种种未曾预料而且主要并非来自作者本身的因由，还有为数不少的年轻作者不一定都有顺利地脱颖而出的机缘。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，乃是为出书艰难所阻滞。出版渠道不顺，文化市场不善，使他们失去许多机遇。尽管他们发表过引人注目的作品，有的还获了奖，显示了自己的文学才能和创作潜力，却仍然无缘出第一本书。也许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和体制转换期中不可避免的暂时缺陷，却也不能不对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产生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，因而也不能不使许多关怀文学的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叹息，焦虑不安。固然，出第一本书时间的迟早，对一位青年作家的成长不会也不应该成为关键的或决定性的一步，大器晚成的现象也屡见不鲜，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及早地跨过这一步呢？

于是，遂有这套“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”的设想和举措。

中华文学基金会有志于发展文学事业、为青年作者服务，已有多时。如今幸有热心人士赞助，得以圆了这个梦。瞻望21世纪，漫漫长途，上下求索，路还得一步一步地走。“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”，也许可以看作是文学上的“希望工程”。但它与教育方面的“希望工程”有所不同，它不是扶贫济困，也并非照顾“老少边穷”地区，而是着眼于为取得优异成绩的青年文学作者搭桥铺路，有助于他们顺利前行，在未来的岁月中写出

更多的好作品，我们想起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，鲁迅先生先后编印《未名丛刊》和“奴隶丛书”，扶携一些青年小说家和翻译家登上文坛；巴金先生主持的《文学丛刊》，更是不间断地连续出了一百余本，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当时青年作家的处女作，而他们在其后数十年中都成为文学大军中的中坚人物；茅盾、叶圣陶等先生，都曾为青年作者的出现和成长花费心血，不遗余力。前辈们关怀培育文坛新人为促进现代文学的繁荣所作出的业绩，是永远不能抹煞的。当年得到过他们雨露恩泽的后辈作家，直到鬓发苍苍，还深深铭记着难忘的隆情厚谊。六十年后，我们今天依然以他们为光辉的楷模，努力遵循他们的脚印往前走。

开始为丛书定名的时候，我们再三斟酌过。我们明确地认识到这项文学事业的“希望工程”是属于未来世纪的。它也许还显稚嫩，却是前程无限。但是不是称之为“文学之星”，且是“21世纪文学之星”？不免有些踌躇。近些年来，明星太多太滥，影星、歌星、舞星、球星、棋星……无一不可称星。星光闪烁，五彩缤纷，变幻莫测，目不暇接。星空中自然不乏真星，任凭风翻云卷，光芒依旧；但也有为时不久，便黯然失色，一闪即逝，或许原本就不是星，硬是被捧起来、炒出来的。在人们心目中，明星渐渐跌价，以至成为嘲讽调侃的对象。我们这项严肃认真的事业是否还要挤进繁杂的星空去占一席之地？或者，这一批青年作家，他们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星吗？

当我们陆续读完一大批由各地作协及其他方面推荐的新人作品，反复阅读、酝酿、评议、争论，最后从中慎重遴选出丛书入选作品之后，忐忑的心终于为欣喜慰藉之情所取代，油然浮起轻快愉悦之感。“他们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星吗？”能的！我们可以肯定地、并不夸张地回答：这些作者，尽管有的目前还处在走向成熟的阶段，但他们完全可以接受文学之星的称号

而无愧色。他们有的来自市井，有的来自乡村，有的来自边陲山野，有的来自城市底层。他们的笔下，荡漾着多姿多彩、云谲波诡的现实浪潮，涌动着新时期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，也流淌着作者自己的心灵悸动、幻梦、烦恼和憧憬。他们都不曾写过书，但是他们的生活底蕴、文学才华和写作功力，可以媲美当年“奴隶丛书”的年轻小说家和《文学丛刊》的不少青年作者，更未必在当今某些已经出书成名甚至出了不止一本两本的作者以下。

是的，他们是文学之星。这一批青年作家，同当代不少杰出的青年作家一样，都可能成为 21 世纪文学的启明星，升起在世纪之初。启明星，也就是金星，黎明之前在东方天空出现时，人们称它为启明星，黄昏时候在西方天空出现时，人们称它为长庚星。两者都是好名字。世人对遥远的天体赋予美好的传说，寄托绮思遐想，但对现实中的星，却是完全可以预期洞见的。本丛书将一年一套地出下去，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之后，一批又一批、一代又一代作家如长江潮涌，奔流不息。其中出现赶上并且超过前人的文学巨星，不也是必然的吗？

岁月悠悠，银河灿灿。仰望星空，心绪难平！

1994 年初秋

序

小昌的小说随感

张 陵

我是在被作家小昌的叙述牵引着，读完这些短篇小说的。应该说，这些小说很有叙事魅力，但同时也很有挑战性，至少对我的小说认知很有挑战性。我得承认，这些年来，不少青年作家的作品让我在阅读与评判之间产生了困难。小昌就是其中的一个。因为我总是会情不自禁地追问，这部小说到底在表达什么，作家想说什么。我发现，离开了这个思维的模式，我几乎就无法判断，无法下结论了。而小昌们，则是在这里让我找不到北。

比如说，他的很有代表性的作品《小河天天》，明明写的是当前农村生活中的社会关系、家庭关系、人际关系，也就是写当前农村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，颇有一种原生态的模样，可是在用笔上却显得不像要在

这方面着力的样子，更不像引导我们深入思考的意思。他显然是在释放一些真实生活的信息，但却懒得去分析这些信息，或者说想保持生活的原生态，不想把这些信息朝着深刻主题方向发展。同样是很重要的作品《我梦见了古小童》《浪淘沙里有个万青青》等，明明就是写一代青年男女的情感危机故事，但故事却不朝着爱情悲剧或道德批判方向发展，而宁可把关系停止在纯粹两性上。其他的作品多多少少是这样的叙事倾向。可以说，这是小昌这个时期小说写作的特点。

这让我想起法国新小说派的一些理论观点。这个小说流派在一个时期出了一批重要作家如罗布格里耶、加缪、玛格丽特·杜拉斯等。不过他们的影响与其说对小说创作，不如说是对小说理论。这个流派的观点有些学究气，对现代小说叙事学的开拓意义非常大。这些作家强调通过一种“第一人称”的特殊叙事，来实现对人物故事背后的所谓社会学的、心理学的、哲学的“阴影”以及人性的所谓意识形态阴影的消除，达到一种物理意义上的“物”的纯粹度。把他们的理论浓缩着说，很让人费解。总之就是对小说深度的消解，有点类似罗兰·巴特的“零度”写作。我个人认为，玛格丽特·杜拉斯的《情人》这种倾向就很明显。我们看到作家以带着心态变化的第一人称方式，实现了“纯爱情”被表现的可能性。

小昌就有点新小说的倾向，至少有那么点味道。当然，我完全不知道他是否受新小说派影响，是不是喜欢新小说派的小说写作主张。就我个人而言，并不认为新小说派的思想很容易被作家接受，也并不希望小昌真的对这些小说写作主张很有兴趣。因为，这些主张，被片断式地介绍到我们这里时，曾一度让一些作家陷入创作的误区。

我们肯定注意到，小昌的叙述是有些絮叨，有些琐碎的，也有些任性。《小河夭夭》里，从下车到家里，用了那么多文

字，这对一个中篇小说来说，可能是个风险。可是我们却发现，小昌居然能够化解叙事上的风险，让我们很爱读，还觉得一定有什么用意。还有，这个中篇人物众多，几乎家里的人、少年时代的朋友都写到了，却没有一个重点人物。就算丹丹这个人物比较展开，作者对她的情感投入也超过“零度”，但也没有深入写下去，当作一个小说重点人物来塑造。但是，在作家这样的絮叨中，我们却不得不承认，像以往的小说那样去以理性批判的方式来塑造人物，反而会失去小昌式叙事的特色与优势。《浪淘沙里有个万青青》里，讲了那么多万青青的事，万青青并没有在故事里出现，我们看到的是另外一个万青青。不过我们却能感觉到万青青的魂魄一直在情节中缠绕。《我梦见了古小童》尽管讲了许多古小童的事，但她的形象却不断被作家碎片化的叙述所消解，变得越来越平面化。本来，《三座椅》完全可以朝写实方向走，表现出作家的道德批判意识，但我们却发现，作家没有这方面的兴趣，他只是呈现一种生活的状态，

当作家有意识进行这样的叙事时，我们就没有理由认为是作家写作上的风险。实际上，他在展现化解风险的能力。在我们认为可能造成小说故事失败的地方，他恰恰能够另辟蹊径，走出自己的叙事之路。小昌尽管看上去叙述散漫自由，有些不经意，其实他对语言是很有控制力的。他的每一篇小说，故事结尾都很讲究。突然停止，干脆果断，一点也不拖泥带水，留下来的读者想象回味的空间则非常广阔。这前后一比较就能说明，他的叙事节奏掌握有自己的意图。《芙蓉沫》就是一篇叙事很讲究、很有控制力的小说。一个很简单的案件询问过程，就两个人对话，被叙述得风声水起，扑朔迷离，读起来很有兴味。结尾虽看上去平淡，却很出人意外。

这一切，都在表明，小昌的叙述并不随意，是有自己的想法。他是想通过自己的控制力，实现非深度的小说故事叙事，

争取把小说的思想主题隐藏得深一些，或者化为小说叙事处理的信息，让读者直接把握叙事所呈现的现象。这当然也是一种生活观、小说价值观。一般用第一人称叙事的小说比较认同这样处理现实内容的方式，也就是比较认同这样的小说价值观。

我到底是认同小昌现阶段这种写法的。一个作家的作品，让评论家不适应，甚至不认可，很正常，也符合文学的规律。生活永远走在作品前面，忠实生活的创作也走在理论评论前面。说实话，文学理论就是在作家不断探索、不断实践的过程中发展。如果作家老是写得让评论家很高兴很舒适，没有任何障碍，轻而易举就读懂了，也就没多大意思了，理论也丰富不了、发展不了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虽然小昌的作品我们读起来还在不适应中，但也许给我们提供了不少新的生活认知，提供了新的思想信息。当然，如果有一天，他意识到要换另一种人称叙事，那他的作品又会呈现不同的情态。

目 录

总序：	袁 鹰	1
序：小昌的小说随感	张 陵	1

小河夭夭	1
泡太阳	42
幻病者	72
我梦见了古小童	88
三座椅	122
浪淘沙里有个万青青	136
独不见	148
找个美死人的地方奔跑	185
被缚的卡夫卡	200
芙蓉诤	236

小河夭夭

这次回老家，很想去看看他们几个人，比如丽姑、丁文玲，强哥等，可能还有更多的人，只是一下子想不起来。也许见到了想起的，想不起来的也慢慢想起来了。头几次回家，总不想出来见人，只是在院子里转来转去，晒晒太阳，吹吹乡村的风。偶尔也去村北，看看那条小河。小河越来越小，连条船儿也撑不起来了，干旱时，就被分割成了坑坑洼洼。也还是有孩子跳进里面洗澡的，就像我们小时候。

下了火车，坐了大巴又坐小巴，就到了镇上。几年前还要坐上一个小时农用三轮车，到如今鸟枪换了大炮，三轮车换成了小巴车，只不过开车的和卖票的仍是那群人。他们看着我，似曾相识。也许我很像个样子了，他们还不敢认。后来实在忍不住了，说：“看你这么面熟，不像外地人。”我还操着普通话，没人能听出我是打从这里走出去的人。他们

也不见怪，镇子上到处都是来自外地的生意人，比如浙江广东，甚至新疆云南。他们很快就顾不上我了，把我扔在了小巴的某个座位上。我在想，要是坐在农用三轮车上，也许一下子会想起更多的人和事。我也开过农用三轮车，甚至可以用摇把 QT 将它轰地点着，看它一下子在我身边颤抖起来，真是一件让人舒心的事。后来我在一次上坡的时候，忘记了换挡，它急速退了下来，最后翻在路边的垄沟里。我眼疾手快，早就跳了出来，眼睁睁看着它翻跟头，颤抖了几下后就寂静无声了。从此家人再也没让我开过。爸爸也开不好农用三轮车，可是没人去开，只有他霸王硬上弓。后来就在一个雨后，三轮车的某个轮子倏地陷进了一个坑里。后座上还坐着两个老人，其中一个再也没醒过来，另外一个大面积烫伤。烫伤的那个老太太是我的亲奶奶。这时，有个人拍了下我的肩膀，我回头看，看样子是个熟人，喊我叔。

后来，我知道了他叫小鲁，学会了抽烟，是两个孩子的爹了。他也像别人一样，若无其事地在汽车里抽烟，烟雾围着他打转，也围着我打转。我们在小巴车上聊了很多，聊起了他爹的死。他有些不愿意说，闪烁其词。他爹可是个能说会道的人，见了我就像见了亲人，会紧握我的手，温暖的手有些粗糙，怎么说死就死了呢。听我爸说，他爹喝多了酒，被人塞进了面包车，很快就睡着了，别人也就顺手关上了面包车的门，没想到门一关，他就永远没有醒来。小鲁不愿谈太多，我还听说他爹跟一个小女孩风流过，在大城市住了些日子，那个女孩喊他姑父。后来家人都不太把小鲁他爹当回事了。看来死了倒好。

下了车，小鲁说：“叔，你看那座高楼。”镇子的东南角起了一栋二十几层的高楼。它的突然出现和直插云霄，让很多老乡兴奋，我也早就听说了，不过置身在它的脚下总有些不敢相信，怎么说有就有了呢。小鲁说：“这里有电梯，不用爬楼的，